

論漢字的功能

龔嘉鎮

四川達州職業技術學院中文系

所謂功能，就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力和作用。本文所討論的漢字功能，是指漢字因其內在規定性而表現出來的有別於其它文字的獨特性能。

一、據義構形形具表意性

對於漢字的表意性，有人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根據有兩條：一是甲金文中有許多「見其字形而不能明其意義者」，一是「現行方塊字大都不能『見形知義』」。這恐怕是忽視了文字的本質而混淆了文字與圖畫的區別。漢字脫胎於圖畫，但已不再是圖畫而是文字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而符號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是約定俗成的。作為符號系統的漢字歸根到底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漢字記錄的是語素，一個語素的音義同特定的形結合起來就是一個漢字，因此漢字的表意性也是約定俗成的。甲金文中那些「見其字形而不能明其意者」，不過因為去古久遠，作為符號的圖像與其音義之間約定俗成的關係尚未被人認識罷了。作為人為的符號系統，任何一種文字都只有通過學習才能掌握，即使是如日、月、山、水這樣的字，它們的意義也需經過學習才能明白。所謂學習漢字，就是掌握字形與其音義之間的特定聯繫。未經學習就能「見形知義」，那當是看圖而不是識字了。

曹先擢先生深刻地指出：「表意性是漢字的命脈」，「漢字的表意性自古迄今沒有改變，但漢字的表意內容和表意形式卻是有發展變化的。」他認為表意性有圖畫的表意性和文字的表意性兩種，隨著文字的發展，漢字的圖畫表意性愈漸減弱，但「從文字的標準看，楷書在表意功能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¹ 漢字的形體從甲骨文到現行漢字

1 曹先擢：〈漢字的表意性和漢字簡化〉，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頁17-27。

的變化非常大，但由於這種變化始終是在漸變過程中進行的，因而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連續性。古文字的表意性通過比較規律的隸變在隸書中得到了繼承，所以，儘管古今字形大異，線條變筆畫，圖像變字符，但古文字形體所示之義早已成為其特定的內涵而遞相傳承，在新的字體中找到了自己對應的符號，這就使後來的字歷史地繼承了特定的音和義。王寧先生說得好，「漢字是歷史文化的積淀，早在產生之初，它們已與語素結合，而把語言意義承負為己有。在現代漢字中，這些失去象形意味的部件，不再以物象提供識別的信息與解釋的依據，而是直接以其具有的語言意義和聲音來提供所從之字的理據。……這種現象，我們稱為象形部件的義音化。義音化以後的部件提供理據的功能，與它單獨成字時記錄語言的功能是一致的。」²

漢字的表意手段大致分為三種：獨體字的「依類象形」，會意字的「比類合誼」，形聲字的「形聲相益」。這三種歷時的構字方式雖已沉淀為三種共時的字式結構，但它們仍然反映了漢字構字能力增強的過程，再現了漢字表意性能進化的軌跡。向光忠先生長期致力於從漢字發展史的角度來研究漢字的孳乳，他強調指出，「『依類象形』而摹畫出『文』，固然是為『以形示義』所制約；『形聲相益』而孳乳出『字』，也莫不受『以形示義』的作用。由此看來，『以形示義』是漢字產生與發展的基本規律。當然，這一規律之形成，乃是漢字的特性所決定的。」³

漢字體系的基本成分是獨體字。獨體字是採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⁴ 方法構造的，是通過整體形象即單符成字來表意的。從理論上講，在保持傳承性堅持區別律的情況下，獨體字即使完全喪失了圖像性，它也保持著成字時與所記語素的結合關係，因為，它的圖像性符號是隨著漢字的系統演變而遞相對應地轉為新的字體符號的。正是在這個漸變的過程中，獨體字逐步完成了由圖像表意性向文字表意性的進化。但是，社會文化心理總是要求它盡可能保持神似的具象性，如人、口、手、日、山、水、鳥、羊、龜、木、竹、瓜、門、網、傘等就是這樣。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獨體字直接來源於圖畫，是最原始的漢字，是漢字的字根、字原，是漢字系統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獨體字在漢字中字數最少，字形一般最簡單，而作為字符構字能力又最強，充當合體字部件時意義的延伸性又最大，是漢字中最容易掌握而作用最大的基本成分。

漢字構成的基本方式是以文組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⁵，絕大部分漢字就是以獨體字為字根組成的全體字。先討論會意字。會者，合也；會意者，合誼(義)之謂也；

2 王寧：〈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部件拆分〉，《語文建設》1997年第3期。

3 向光忠：〈漢字的蕃衍規律與發展趨向〉，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頁230。

4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頁314。

5 宋·鄭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頁3。

所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⁶ 就是合文以造新字，合意而生新義。《說文解字》計收 9353 個小篆字，朱駿聲認為其中有 1167 個會意字⁷，王筠認為其中有 1254 個會意字⁸。這種合文合義造出來的會意字，是以形義統一的現成獨體字為構字意符的，它在結構上是意義相關之意符的拼合，在意義上一般是構字意符在本義上的會合。相關意符在平面結構上的合成，邏輯地表現出相關義素會意生成的新義。會意字不僅動態地反映了漢字在形義上的對應統一關係，而且更多地蘊涵著漢民族的歷史文化信息。

漢字表意的基本手段是類聯繫。漢字的具象表意性因字體的演變而弱化，部分形義關係則因假借的泛濫而喪失，在此基礎上「以類附聲」⁹ 相承孳乳的形聲化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有規律成系統的類化過程。用一個表示類意義的字作形符，加在一組古字上使之類化而為今字，這些有了共同形符的今字就在形符所示義上有了類的關係。「充當類符的一般是漢字初創時期的獨體表意字，其原有的具體義經過引伸、抽象、虛化，逐步發展成為更為概括模糊血。……類符越符號化，其類意義越概括化模糊化，那麼，這類符的適應性就更強，信息量就更大，表意性也更高級，因此，就更有生命力了。類符的普通使用重建了字形與語詞之間在意義上的關係，正是這種類關係，有力地繼承和強化了漢字提示和區別詞義的表意功能。」¹⁰ 康加深先生和施正宇先生分別對 7000 現代漢語通用字和其中的 3500 現代漢語常用字中形聲結構的形符表義度作了全面系統的計量分析¹¹，結果如下：

現行形符表義功能統計

統計樣本	形聲字數	形符數	形符表義字數	形符不表義字數
7000 通用字	5631 80.5%	246	4885 87%	746 13%
3500 常用字	2522 72%	167	2082 83%	440 17%

統計表明，形符的數量比聲符少得多，而形符的表義功能又大大強於聲符的表音功能。絕大部分現行形符是表義或基本表義的，形符表義以表示字的類屬義為主要方式。同時，形符表義作用的大小與聲符表作用的大小一樣，也與形聲字的使用頻度成反比分

6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頁314。

7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本），頁19-22。

8 清·王筠：《文字蒙求》（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

9 清·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載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3。

10 龔嘉鎮：〈從「彳」的類意義看漢字的性質〉，載龔嘉鎮：《古漢語散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38-39。

11 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載陳原主編：《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71、81。

12 施正宇：〈現代形聲字形符表義功能分析〉，《語言文字應用》1992年第4期，頁76、78。

布：使用頻度越低的漢字中，形聲字越多，形符的表義度也越高。另外，因詞義的同源引伸而「以類附聲」造出來的形聲字，如知/智、取/娶、茲/孳等，其聲符還有示源以表義核的作用。

總之，表意性是漢字的命脈。表意性作為漢字的命脈是與生俱來的，這不僅在於漢字源於圖畫而選擇和發展了據義構形形兼音義的造字方式，而且在於漢字選擇和堅持了單音成字，即文以記言的層級是有義有音的語素；表意性作為漢字的命脈是自我完善的，這不僅在於自源的漢字從未間斷而使最初的象形表意字在甲金篆隸楷中得以遞相對應傳承，而且在於表意的基本手段由單個的取象表意逐步發展而為系統的分部類從。「依類象形」的獨體字通過形的神似讓人辨認，「比類合誼」的會意字憑借文的合成使人意會，「形聲相益」的形聲字利用類的聯想給人提示，就整體大勢而言，漢字系統自古而今始終堅持和發展了以形示意形義統一的性能。

二、單音成字音具兼容性

說方塊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其實就是說漢字是方塊形的單音節語素文字。這樣的文字由於形音關係較弱而形能表示意義，所以在表音上具有這樣的兼容性：形音聯係形式上的多重性，古今四方音讀上的通融性。

本來是一個方塊字形記錄一個整體音節，但漢字的形音聯係卻具有複雜的多重性。在字群層面上，有音同形不同而數字共一音的同音字；在單字層面上，有形同音不同而一字有數音的多音字；在字符層面上，有聲符相同字音或異而字不盡諧符的形聲字。形音聯係的多重性從標音方面反映了漢字在表音上的兼容性。固然，漢語語素單音化和漢語音系簡明化是觸發同音字增多的外部條件，但漢字如果沒有據形辨義以分化多義音節區別同音語素的特有記詞能力，漢字系統決不可能發展成為若干同音字群的集合。固然，漢語新詞新義的不斷湧現和形態構詞法是觸發多音字增多的外部條件，但如果沒有一體多用以兼容異讀音的特有負載能力，漢字也決不容許出現那麼多的多音字。固然，聲符與其形聲字在音變過程中的不完全同步是導致聲符表音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但音變的方式如果不是量的漸變而是質的突變，那麼聲符系統也早就喪失了表音的性質。正是漢字漢語漸變的不平衡通過方塊字形對漢語語音的兼容能力而起作用，才使漢字的形音關係在多重化中建立起複雜有序的動態平衡。

漢字表音的兼容性在音讀方面表現為能夠超時空地記錄漢語。朱德熙先生指出：「漢字最大的優點是能夠通古今、通四方。古今字音差別很大。但由於字義的變化比較小，而且兩千年來漢字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大多的變化，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

別很大，彼此不能交流，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漢字的這個特點對於文化的延續和繼承，對於說不同方言的人之間的交際和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¹³ 民族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有共同的語言，華夏民族早在上古時代就有了民族共同語，這就是所謂的「雅言」、「通語」。漢語中的基本詞匯相對穩定，但語音則四方差異大古今變化大。一脈相承的漢字是據義構形單音成字的自源文字，它之所以始終抓住所記語素的意義不放而沒有標記音節的內部語音結構，它之所以形音聯繫較為鬆散而沒有反映語音在時空上的變化，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適應漢語的方言複雜和古今音變。義是字詞的核心和內容，正是憑借形義之間的聯繫，漢字才在複雜紛紜的語音變異中得以相對的超脫，從而以相對不變之字形來兼容所記之詞的古會南北之語音變體。一個漢字一個音節，但這個音節卻是富有彈性的寬式音標。儘管各方言區的人們用南腔北調去讀漢字，但對字形及其所表之義的認識是一致的，對漢字記錄的漢語書面語的理解是一致的。漢字在音讀上的這種兼容性，對於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悠久文化的傳承，對於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多方言區人們的交際，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李行健先生說很好，「我國方言複雜，人口眾多，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始終團結一致，使用統一的漢字是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正是由於『書同文』，保證了團結統一的民族精神得以一脈相傳，不斷發展。」¹⁴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漢字的這種所謂四方通古今的超時空性，是憑借民族共同語而發揮作用的。如果記錄的不是共同語而是方言，那麼既通不了古今也通不了四方。不管是哪個時代的文獻，不管是哪個方言區的人，無論一個漢字的讀音在古今四方中有多大的變異，只要使用的是漢語，人們就可以從字形上認識到它所記錄的語素。另一方面，我們更不能忽視這共同語是以「書同文」的漢字作為載體的，如果漢字沒有構形上的表意性和音讀上的通融性，如果漢字是能夠反映語音變異的表音文字，那即使使用的都是漢語，也會讀方言如讀女書（女書是在湖南江永婦女中流傳的一種方言音節文字），讀《詩經》如讀天書了。漢字在音讀上的兼容性是以記錄漢語書面語為前提的，其所以能超時空而通古今四方，就在於漢字是以單音節語素為單位來據義構形的，就在於漢字與漢語書面語是統一的。

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 1999 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中國文化與科學》的演講。「關於單音象形文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楊教授認為，中國文字是單音象形文字，不是拼音字。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中國有許多方言，可是只有一種文字、一種語言，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說，為甚麼中國沒有分裂成許多國家？中國的版圖比歐洲的版圖還要大，中國的人口比歐洲的人口要多很多倍，中國的民族傳統，是許多民族混

13 朱德熙：〈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的發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88年），頁14。

14 引自蔡闈、周強：《漢語應與時俱進》，《光明日報》2001年6月14日。

流起來的，不比西方不同民族的數目來得少，可是並沒有像歐洲這樣分裂成許多國家，或者像印度，雖然形成一個國家，可是裏頭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不同的語言。這是甚麼緣故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有一個很強的統一趨向，不是拼音文字，不必文隨音轉而增加分裂的可能。」¹⁵ 楊教授的意見當然可以商榷，但至少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漢字是我們民族創造出來記錄漢語漢文化的書面交際工具，也是極具民族特色的週伍文化現象，我們不僅要集中精力於本體上去研究它，也應放開視野從文化上去認識它。在人們越來越多地把目光和思維集中到技術這個載體層面上的今天，一些著名科學家卻大聲強調：新世紀的科學事業，不僅需要科學精神，而且需要人文精神。這真是遠見卓識！

三、形義對應字具有理

漢字的有理性突出地表現為在一個個方正整齊的平面內，頑強地反映構形的邏輯性和表意的系統性。關於漢字如何利用數百部件邏輯地孳乳數萬漢字，我們將在關於漢字的構字規律中另文討論，這裏著重討論漢字表意的系統性。劉又辛先生多次指出：「文字是一種符號體系，符號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理性的符號，一類是無理性的符號。文字也分成這兩類，一類是有理性的文字，一類是無理性的文字。無理性的文字符號同它所表示的事物沒有直接聯繫，只和詞語的讀音相聯繫，這就是純表音文字(假借字、音節文字、字母文字)的特點。有理性的文字除了表示詞的讀音，還有代表事物形類的標誌，這是漢字體系的特點。」¹⁶ 無論是早期的獨體字、會意字，還是後來的形聲字，它們都因據義構形的造字方式而具有形義統一的本質特徵。所謂析形釋義，就是透過字形去認識它所記錄的詞，也就是說字形對於所記之詞的意義具有可解釋性。

漢字這種因構形理據存在於形義統一之中而具有的有理性，不僅表現為單個字形能夠提示所記之詞造字時的意義類屬(即字本義或字本義的意義類屬)，而且在於整個漢字系統借助有層次的類聯繫在形義之間建立了系統的對應關係。《說文解字》有兩個反映漢字形義關係的系統：一是由540個造字部首統攝的小篆字系，一是由378個形符統攝的形聲字群。這個形聲字群雖是小篆字系的子系統，但由於形聲字是小篆字的主體，378個形符除4個之外都是《說文解字》的部首¹⁷，所以於量於質，形聲字群都更深刻地反映了小篆字系的形義對應關係和系統類化趨勢。

《說文解字》的部首字，這就當然包括了基本上由部首充當的形符，是形義統一的基

15 《楊振寧教授論中國文化與科學問題》，《光明是報》2000年3月21日。

16 劉又辛、方有國：《漢字發展史綱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頁328。

17 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48。

礎漢字，即所謂的字根。一個一個字根在形義上的具體對應關係，通過字根的以文組字而使同部首、同形符的字在字根義上建立了類的聯繫，從而形成了一個個的類化性字族，「形類立，義類亦立，字根明，字族亦明」¹⁸，最終使漢字的構形系統與漢語的語義系統建立起系統的對應關係。要言之，漢字的構形系統通過據形繫聯、按義類聚、形義對應的方式，反映和滿足了漢語語義系統的表達需要。但是，《說文解字》540個部首所統攝的小篆字系的形義統一是在小篆字形的基礎上實現的。隨著字體的隸變、楷化、簡化，部首系統也逐步改併為《現代漢語詞典》的189部了。由於相當多的現行部首僅有檢字的作用，漢字體系的系統形義聯系就主要保存和表現在形符之中了。李國英先生用系統方法來研究《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形聲字，通過全面的字源結構分析，計得義符（即所謂形符）378個¹⁹。康加深先生對7000現代漢語通用字中的形聲結構進行計量分析，計得形符246²⁰。現將二位先生的有關統計結果表列如下：

古今形符構字頻度分布

構字頻度	小篆形符			現行形符		
	形符數	構字數	平均構字	形符數	構字數	平均構字
20個以上	73 19%	7171 87%	98.2	54 22%	4898 87%	90.7
5-19	65 17%	658 9%	3.5	47 19%	642 11.4%	3.8
2-4	104 27%	268 3%		54 22%		
1	136 37%	136 1.7%		91 37%		
合計	378	8233	21.8	246	5631	22.9

統計表明，小篆形符與現行形符在構字頻度上的分布竟然基本相同：37%的形符僅構1個字，所構形聲字不到形聲字總數的2%；由80%左右的形符所構形聲字，只佔形聲字總數的13%；而由20%左右的形符所構形聲字，居然佔到形聲字總數的87%形符構字的極不平衡可謂古今一致，究其奧妙似在兩端；形符所指與人的關係是遠是近，形符義對義類的概括是弱是強。

李國英先生將72個小篆高頻義符的語義分布狀況列表展示²¹，現將康加深先生歸納出的54個現行高頻形符一併對應列示如下²²，表中古今形符構字都在20個以步，現

18 蘇新春：《漢字語言功能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14。

19 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95-108。

20 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載陳原主編：《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71-76。

21 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58。

22 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形符研究〉，載陳原主編：《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74-75。

按構字數由多而少排列：

古今高頻形符義類分布

義類		小篆高頻形符	現行高頻形符	
人	人	人女尸	亻女尸	
	人體	頭部	言口目頁欠見齒髟耳	口言目頁
		手	手攴	才攴
		足	彳足走彳	足彳彳
		其它	心肉骨力歹	月忄心力
動物	虫鳥馬魚犬牛角隹羽鹿豸羊	虫鳥魚犭馬牛		
物	自然物	植物	艹木竹禾	艹木竹禾
		礦物	金玉石	金石王
		天象	日雨	日雨
		地文	水土阜山田	阝上阝(阜)山
	人造物	衣	系衣巾	衤衤巾衣
		食	酉食米	酉食米
		住	邑門广穴厂	阝(邑)門門广穴
		行	車	車舟
		用	火示刀革貝黑網瓦弓	火礻礻貝革

表中內容不僅反映了古今高頻形符在義類分布上的一脈相承，而且也展示了形符在概括義類上的自我完善。其完善主要體現在義類更為概括和形變愈利造字兩個方面。15個義類除3類外，每類都只有2-4個現行高頻形符了。有意思的是，航運事業的發達則使「舟」成為了高頻形符。一些高頻形符在構字過程中形變為義同於單字而更便於構形的偏旁了，如水/氵、艸/艹、手/才、金/鈹、人/亻、言/讠等。形符的形體有變但形義對應關係始終遞相傳承，而聲符在漢字演變中就常常省簡為了無義無音的記號。

高頻形符的義類分布網絡般地覆蓋了整個漢語語言生活的各個基本方面，從類的聯繫與區別上高度概括和全面反映了人們的社會生活、自然環境與思想言行。就漢語語義言，這些形符單用作字時所記錄的大多是漢語基本詞匯中類別性最強的詞；就漢字構形言，這些形符大多是漢字體系中古今傳承而構字率最高的字符。高頻形符大多原本是義指人、物的象形字，在以形符身份構字的過程中，其具象義不斷虛化而類意義更加概括，於是所指範圍更大而構字能力更強，由指人、物而指人、物發出的動作變化，而指人、物所具有的性質狀態了。心，小篆寫作，是義指心臟的象形字。古人認為「心之

官則思」²³，習慣上把思維、感情等都說成是心的功能。用作形符構字，這就造出了情、性/想、悟/恭、愚等類屬於心的形聲字群。現行形符心、忄、小雖完全喪失了具象性，但特定的形義聯繫卻在這個形起字群中系統地保存下來而永久地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語素單音化是漢語的本質特性，以單音節語素為單位據義構形是漢字的生命力所在。作為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體系，漢字既有載體的從屬性和適應性，又有自身體系的系統性和傳承性；作為一個開放的發展著的自組織系統，其形的表意性、音的兼容性和字的有理性，既是漢字有別於其它文字的特有性能，也是漢字系統特有的自組織能力。漢字漢語雖是一脈相承地漸變但發展並不平衡，面對形義、形音之間原有聯繫的部分脫節，漢字能動地發揮了自己據義構形以記錄單音節語素的能力來進行系統內部的協同整合。第一，發展了字形的表意功能。一方面通過造字方式的形聲化來重建形義之間的對應關係，另一方面在字用上靈活地運用引伸、假借手段而向一字多義發展，從而在保持形義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系統的類聯繫。第二，堅持了字音的兼容性功能。一方面通過形音聯繫形式的多重化來維繫形音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在音讀上充分利用形義聯繫來彈性地記錄漢語的各種語音變體，從而使漢字在形音關係複雜化中得以超時空地通古今通四方。第三，加強了造字的有理性功能。一方面選取數百基本字符按照會意、形聲的構字模式邏輯地孳乳出數萬漢字，另一方面利用字根的類化性組字而實現了形義之間的系統對應，正是構形的邏輯性與表義的系統性使漢字成為了有理性的書寫符號系統。這就使漢字的形義關係、形音關係有字詞相互作用的開放環境中處於一種活穩定態，在堅持表意化單音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有序的動態平衡，從而既適應了漢語發展的需要，也保持了漢字系統的特性。漢字系統的這種自組織過程，其實就是漢字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歷史過程。表示如下：

漢字的功能與自組織關係

形的表意性	造字	獨體字 依類象形直觀表意	會意字 比類合誼會文見意	形聲字 形起相益標類示意	形聲化	形義關係 對應化
	字用	本用 形義統一的本義	轉用 義有延展的引伸義	借用 音有依托的假借義	靈活性	
音的兼容性	表音	同音字 字群·異形而同音	多音字 單字·同形而異音	形聲字 字符·符同音成異	多重化	形音關係 複雜化
	音讀	彈性的寬式音標	通古今 歷時的語音變化	超方言 異地的語音差別	通融性	
字的有理性	構形	有限的基本字符	有理的構字模式	能產的以文組字	邏輯化	邏輯結構 系統化
	表意	字根的類意義	字族的類聯繫	系統的形義對應	系統性	